

Thomas Wolfe

托马斯·沃尔夫小说全系列



# 天使，望故乡



—— 被埋葬的生活的故事

〔美〕托马斯·沃尔夫 著

朱小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天使，望故乡

——被埋葬的生活的故事

〔美〕托马斯·沃尔夫 著

朱小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omas wolfe  
Look Homeward, Angel

---

据 Simon & Schuster 1995 版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望故乡:被埋葬的生活的故事/(美)沃尔夫著;  
朱小凡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托马斯·沃尔夫小说全系列)  
ISBN 978-7-02-007880-6

I. 天… II. ①沃…②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7739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58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4 插页 2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880-6

定价 43.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前 言

纵观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似乎很难再找到像托马斯·沃尔夫这样色彩鲜明而缤纷的独特人物了。不满三十岁时，他凭借一部自传体小说的处女作声名鹊起，立即跻身最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之列，而他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却在他生前身后的几十年间饱受文学批评家们的非议；就在他被习惯性地定位在第二等级的“比较重要作家”行列中时，与他同时代和之后的诸多伟大作家们却不约而同地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几乎每一位严肃的读者都会发现并承认沃尔夫的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批评家们所罗列的种种“缺陷”，但却丝毫无损于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狂热喜爱与推崇；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一举成名的沃尔夫几乎从未有过怀才不遇的感受，但是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却始终植根于他的作品和性格深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沃尔夫的作品从未超出个人经历与体验的范围，却在每一位读者心中唤醒了某些思考，引起了某种共鸣。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托马斯·沃尔夫。

托马斯·克莱顿·沃尔夫(1900—1938)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镇一个石匠家庭，在活到成年的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聪慧而敏感的沃尔夫自幼酷爱阅读与幻想，二十岁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进入哈佛研究院学习戏剧，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并在纽约大学任教。一九二九年，他凭借自传体小说《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获得成功，蜚声文坛。一九三五年又出版了续书《时间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同时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集《从死亡到早晨》(From Death to Morning)。仅三年后，沃尔夫因旅行中感染肺炎去世。他的大量遗稿经编辑出版，成为另外两部长篇小说《蛛网与岩石》(The Web and the Rock, 1939)和《你再不能回家了》(You Can't Go Home Again, 1940)，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远山》(The Hills Beyond, 1941)。沃尔夫的自传体小说四部曲围绕作者的生平经历与感受形成了一个整

体。《天使，望故乡》叙述主人公尤金·甘特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后离开家乡的经历，《时间与河流》继续描绘了尤金在哈佛、纽约以及在欧洲游历的历程。后两部小说里，主人公从尤金·甘特变成了乔治·韦伯，依旧不脱沃尔夫本人的化身，仍然是从出生开始写起，一直到韦伯以成名作家的身份重回故乡为止，重现了作者本人充满孤独、幻想、思索与渴望的一生。

《天使，望故乡》的故事始于主人公的父亲奥利弗·甘特辗转流落到南部群山中的阿尔塔蒙，与当地潘特兰家族的伊丽莎白建立了一个喧嚣矛盾而又生机勃勃的家庭。奥利弗的激情洋溢与封闭落后的山乡气氛格格不入。而南部的逐渐繁荣又刺激了伊丽莎白内心对金钱的贪婪，终于使她置家庭责任于不顾，一心聚敛财富。尤金作为家中的幼子，继承了父亲的梦想，虽然身处父母兄姐之中，却始终感到孤独和压抑。尤其是母亲开办旅舍之后，家庭名存实亡，陷于分裂，使尤金备觉痛苦。由于母亲的吝啬，尤金从小学就在课余做起了报童，开始接触和观察了巨变中的山乡的各个阶层与角落。中学时期，私立中学校长伦纳德的妻子玛格丽特成为尤金精神上的依靠与导师，帮助尤金树立了追求知识与自我完善的志向。考入州立大学后，孤僻的尤金第一次走出山村小镇的生活，却仍然被周遭庸俗愚昧的气氛所窒息。经历了失败的初恋和亲密兄长的死亡，尤金最终争得母亲的资助，彻底走出家乡的群山，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

沃尔夫的作品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清新的韵味，时而低沉，时而悠扬，嬉笑怒骂，爱恨交织，片刻间从涓涓细流到波涛汹涌，却从未失去过深邃的思想、细腻的情感、华丽奔放的文体和变化多端的节奏。众多看似毫不相关的生活细节与天马行空的心理描摹糅合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浩大的生活画卷和独特的心路历程。《天使，望故乡》甫一出版，就被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誉为那一时代的“最佳文学作品”，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甚至把沃尔夫排在自己之前，称其为最杰出的美国作家。而后世的著名作家中也不乏沃尔夫的追求者，“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约翰·凯鲁亚克和杰出的科幻小说作家雷·布拉德布里都视之为自己创作生涯的引路人。文学批评家在评价沃尔夫时，又从各自的角度为他的作品贴上了“南方文学”、“自传体小说”、“成长小说”、“意识流小说”等等标签，即使是在阐述“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概念的时候，也常常会提及沃尔夫和他的《天使，望故乡》作为例证。这些归类与定义自然各有道理，但是似乎都不足以涵盖沃尔夫异彩纷

呈、瑕瑜互见的写作风格。或许这就是沃尔夫：简单而复杂，率直而神秘。

对照沃尔夫短暂的创作生涯和他遗留下来的逾千万字的手稿，他的写作狂热令人叹为观止。虽然他的作品始终受到众多普通读者与著名作家的推崇，但沃尔夫从来不是一个追求商业成功的作家，推动他创作的是一种探寻人生意义与真谛的使命感。他坚信，人生中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从出生时开始，就与灵魂中的“天使”失散，孤身失落在纷纭浩瀚的尘世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融合是渺茫的，可遇而不可求。只有从个人的切身经历与感受中才能把握这个世界，领悟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思考、幻想与创造，才能重新与自己失落的“天使”团聚，最终达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获得人生的真谛与幸福。

……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这石，这叶，这门。以及所有那些被遗忘的面庞。

赤条条地，我们被孤身放逐到这里。在母亲幽暗的子宫里，我们不识得她的面容；从她的血肉牢笼中，我们来到这个莫可名状、无法言传的人间牢笼。

我们之中，有谁知道他的兄弟？有谁洞察过父亲的内心？有谁不是被囚禁终生？又有谁不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度过一生？

逝者已逝，在灼热的迷网之中，失落，在黯淡余烬的点点星火之中，就这样失落了！无语地追忆着，我们寻找那种伟大而被遗忘的语言，寻找那条通往天堂的遗失的小路，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何处？何时？

失落啊，风声悲泣，幽灵，归来吧。

这一“失落与寻找”的主题构成了《天使，望故乡》的主旋律。每个心怀理想的人无不在终生寻找着心中的天使。书中，尤金的父亲甘特，一个从富足繁茂的宾夕法尼亚家乡流落到山乡阿尔塔蒙小镇的魁梧石匠，像一个堕落的“泰坦”巨人（第三章），依然保持了使土地变得丰饶的魔力，却最终陷入尘世中的种种恶习不能自拔，“始终没有学会雕刻天使的头像”（第一章）。尤金最亲密的哥哥本，一个总是抬头仰望“天使”的孤独青年，也早早失去了唯一可能的灵魂伴侣——孪生兄弟格罗夫，最后孤独地了却一生。从他们的经历中，尤金逐渐认识到，在平庸恶浊的生活里，无论怎样努力，都永远无法找到通向幸福的道路，于是他开始放弃了这个封闭小镇中的现实，转而从书籍与幻想中寻求灵魂的安宁。

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沃尔夫（还有他的主人公们）一生都在忘我地寻

找,从前人的文学作品中、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寻找超越现实的方式,用自己的笔奋力在荒原中开辟出一条道路,通向没有孤独、没有隔阂、充满幸福和完美的精神境界。尤金努力摆脱污浊扰攘的生活,主动把自己闭锁在书籍与幻想的世界里,尝试从前人的经历与创作中找到通往天堂的那扇神秘之门。沃尔夫对时空的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在记忆中,无所谓现在与过去,“每个时刻都是一扇窗户,面对着所有时代”(第一章)。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其他每一个人的感受与经历都是寻灵之路上的珍贵经验。年少的尤金如饥似渴,拼命地吸收着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希望在书籍与想象的虚幻世界中找到出路。沃尔夫通过微妙而敏锐的象征与排比,把个人的生活感受与历史和神话联系在一起,并尝试通过人生体验重回神话中的幸福之地。与劳拉·詹姆斯的爱情是尤金的初恋,与现实生活中那些沉沦的肉欲截然不同。沃尔夫为尤金与劳拉安排的地点是一片仙境般的山中林地,其中出现的一条“比青苔更绿的束带蛇”可谓神来之笔,清晰地暗示了尤金对“伊甸园神话”的体验。但是生活绝非神话,劳拉屈从于现实的离弃行为彻底粉碎了尤金的幻想,促成了尤金第一次离家出走,从陌生的探险中寻找答案。在全书末尾,甘特的天使只能在幻境中复苏,死去的本的灵魂依然没能告诉尤金到哪里才能找到探索的终点,与自己失散的灵魂重新合而为一。但尤金把坚定的目光投向群山之外的广阔世界,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踏上了一段新的寻灵之旅。与尤金相同,沃尔夫本人也从未放弃过,他始终走在路上,并通过小说把自己的努力和探寻留给后人作为参考。

从沃尔夫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在思想与生活态度上,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精神”的确立者、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的思想体系。与爱默生一样,沃尔夫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理想的精神”——“爱默生的超灵”(Over-Soul),即沃尔夫心中失散的“天使”和“幽灵”。他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直觉、通过直接的经验与感受获得这种理想的精神,获得个人的幸福与完美。因此,沃尔夫坚信自己,坚信能够通过生活与精神上的不懈探索找到自己的“天使”,重新与自己的“灵魂”融为一体。

为了实现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沃尔夫付出了一切,为了毫无遗漏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体验,他甚至放弃了成功的传统小说家所必须遵循的“文体、连贯性及所有精确的原则”(福克纳语)。自沃尔夫在世时起,评论家们一直在批评沃尔夫的小说结构松散,批评他对素材缺乏控制能力,几乎完全依靠编辑的辅助才能成篇。他疾如泉涌的写作方式也备受指责,在下笔万言的同时,他的文字被认

为浮夸散漫、华而不实。在沃尔夫去世前不久，他似乎也有意尝试过改变自己以个人感受为中心的写作态度，在创作中试图控制自己的激扬情绪，更多地关注作品的结构，却似乎淡化了《天使，望故乡》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磅礴纯真的魅力。

曾经有一位批评家评价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作《追忆流水年华》，认为不应把这部书看做一本小说，而应视之为一部散文或诗歌。对沃尔夫的小说，也应该作如是观。沃尔夫期待的绝不是一部小说的成功，而是通过自己的写作，表现对自我的彰显，对追求幸福与完美的渴望，和对自身以及人类的感受的关注。在文体与语言上，对沃尔夫影响最大的恰恰是高扬“自我”与“自然”旗帜的美国伟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沃尔夫的小说中，反复回旋吟咏的诗化旋律、对自我感受与伟大自然磅礴恣肆的激情刻画、乃至刻意罗列深藏韵律的形容词的使用，无不与惠特曼的诗歌应节合拍。在《天使，望故乡》中，沃尔夫大量借用套用惠特曼的修辞和比喻，甚至多到了无法一一注释的程度。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优点恰恰就是他的缺点，如果说小说限制了他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和人生感悟的表达，沃尔夫也毫不犹豫地背离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人类精神的复杂性决定了沃尔夫小说作品的多面性。文学评论家很难用某一个狭义的标签精确表达沃尔夫单纯而多变、奔放而疏离的风格。思想上的爱默生，再加上风格上的惠特曼，那就只剩下一个词汇来形容托马斯·沃尔夫：“美国的”。沃尔夫的孜孜探索，就是美国精神的真实体现。

无论沃尔夫追求完美与幸福之路的努力成功与否，他确实是站在宗教与哲学的高度上俯瞰自己的人生与创作的。或许他的读者们，都曾经暗自思索过：“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生的幸福到底在哪里？”或许从他的小说中，人们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甚至不同意他所采取的寻找答案的方式，但是，我们至少能或多或少地从他的作品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失落与喜悦、惶惑与奋斗、愤怒与激情，看到一个执着忘我的探索者近百年前的孤独身影。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莎士比亚”，译者希望，读过这部作品，每位读者的心中也能有一个自己的托马斯·沃尔夫。

托马斯·沃尔夫的著作恢弘开阔，文字华丽，用典流畅，行文奔放，不拘一格，使得《天使，望故乡》一书的翻译异常艰难。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难免令原文精髓失色不少，诚为一大憾事，然亦无可如何。对译者而言，唯有竭尽所能而已。书中出现的大量典故，均择其较冷僻者加以注释。书中第二十四章，描写尤金放学路上所见所思，既为意识流风格的极佳例证，又是对山乡全景的绝妙描绘，因



其对作品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有碍，故久为编辑者多所删减，致使此章仅剩一页有余。随着评论界对托马斯·沃尔夫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学性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在各种新版本中恢复，译者今遵从“恢复版本”，补足译出，以满足众多文学爱好者一窥全豹的意愿。另有多处细节，当时被编辑认定为有悖伦理，恐难为美国读者接受，近年诸多版本中也渐次补出，恕不一一列举。

本书的翻译工作，出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延续了五年多时间，始于荷兰莱顿大学，完篇于天津南开大学。其间，译者的三位业师、南开大学教授刘士聪、谷启楠与王立新先生给予的无私指导，无不令译者感念于心。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系教授朱志瑜博士在译文风格与标准方面的指导也使译者获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朱小凡

二〇一〇年七月于天津

## 献给 A. B. ①

这样,我的全部灵魂栖息于你的身体,  
(独自了解,壮大,注视着你)  
支撑我身躯的那一副骨骼,  
依然与你形影不离,  
而覆盖在外面的筋肉血脉,  
有一天将会归来。②

---

① 指作者的好友与情人、纽约著名戏剧舞台设计及服装设计师艾琳·伯恩斯坦(Aline Bernstein)。

② 出自约翰·多恩的诗篇《我名字的窗中告别辞》,为原诗第五节。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著名诗人,玄学派诗歌代表人物,曾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代表作为《歌与短歌》集、长诗《灵魂的进程》,其作品以意象奇妙、隐喻脱俗著称。

## 致 读 者

本书是一部处女作。作者在书中描述的经历虽已远逝,却曾经是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位读者认为这是一部自传体作品,作者自然无法作答。因为在作者看来,所有严肃的小说作品都是自传性的,例如,《格列佛游记》<sup>①</sup>便是自传体的典范之作。

然而,本说明的主要对象是那些作者在书中描写的生活中可能相识的人们。而作者想要说明的道理,料想他们也已经了解:本书是用一颗赤子之心坦诚写就。作者的愿望就是把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描绘得完整、真实、生动。借本书付梓之际,作者必须强调,本书纯属虚构之作,并无描写任何现实人物的企图。

但是,我们都是自己的生活中各个片断的总和——因此我们的经历往往也是他们的经历。我们既无法逃避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如果作者在本书的创作中使用了生活中的素材作为原型,亦是无可避免的人之常情。小说并非事实,但却是经过筛选和主观理解的事实,是经过刻意安排的事实。约翰生博士<sup>②</sup>曾说,要写一部书,必须翻遍半个图书馆。同样,小说家要塑造一个书中的人物,就必须深入研究半个城的人。小说创作的技巧固然不止于此,但是对于这部力图不偏不倚、不存怨望、不寓褒贬的小说来说,这却是作者唯一的写作方法。

---

① 英国讽刺文学大师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所著的寓言小说。

② 塞缪尔·约翰生(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纂者。

# 第一部



……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这石，这叶，这门。以及所有那些被遗忘的面庞。

赤条条地，我们被孤身放逐到这里。在母亲幽暗的子宫里，我们不识得她的面容；从她的血肉牢笼中，我们来到这个莫可名状、无法言传的人间牢笼。

我们之中，有谁了解他的兄弟？有谁洞察过父亲的内心？有谁不是被囚禁终生？又有谁不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度过一生？

逝者已逝，在灼热的迷惘之中，失落，在暗淡余烬的点点星火之中，就这样失落了！无语地追忆着，我们寻找那种伟大而被遗忘的语言，寻找那条通往天堂的遗失的小路，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何处？何时？

失落啊，风声悲泣，幽灵，归来吧。

## 第 一 章

英国人与荷兰人能够聚到一起已属奇特。而从埃普索姆<sup>①</sup>到宾夕法尼亚，再引向群山环抱的阿尔塔蒙，在此俯听雄鸡报晓，面对石雕天使温柔的笑容，这种命运的机缘遇合就堪称尘世中的又一奇迹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各种未知事件共同造成的结果：剥开表象，再次回到本真和黑夜之中，你就会看到，四千年前在克里特岛发端的爱情，昨天刚刚结束于得

---

<sup>①</sup> 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镇，位于伦敦西南。

克萨斯。

毁灭我们的种子将在沙漠中开花,救治我们的灵草正在山岩间生长,一个佐治亚的荡妇在我们的生活里纠缠不休,却是因为一个伦敦的窃贼当年没有被绞死。每一个时刻都是四万年的结晶。所有的日子你追我赶,像蝇群一样,嗡嗡叫着奔向死亡的归宿,而每个时刻都是一扇窗户,面对着所有时代。

此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一个名叫吉尔伯特·冈特的英国人于一八三七年乘坐帆船从布里斯托<sup>①</sup>来到巴尔的摩。后来,他把姓氏改成了甘特(大概是为了顺应美国佬的口音)。他先是以开酒馆为生,但是很快就把酒馆赚的钱喝了个净光。他向西流浪到宾夕法尼亚,靠着走乡串村与当地人斗鸡,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危险生活,动不动就在乡村监狱里被关上一夜再被赶出来,斗鸡死在斗场上,口袋里一文不名,有时候,神情满不在乎的脸上还带着农夫们老拳的痕迹。但是他每次都能逃脱,最后在一个收获的季节来到了荷兰人的聚居地。他被这块土地的富足打动,于是就长住了下来。不出一年,他就娶了个有个大农场的粗壮、年轻寡妇。她和其他荷兰人一样,迷上了他那夸夸其谈和见多识广的架势,尤其是他模仿伟大的埃德蒙·基恩<sup>②</sup>扮演哈姆莱特的样子。大家都说他本该当个演员的。

这个英国人有了孩子——一女四子——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好脾气地承受着老婆不悦耳却不失公道的呵斥。日子一年年过去,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眼皮松垂下来,因为痛风,这位高大的英国人走路时也迈不开步子了。一天早晨,他的妻子唠叨着赶他起床时,发现他已经中风死去了。他遗留下五个子女、一笔住房抵押,还有就是——在他那奇特幽深、现在明亮直瞪的眼神中,有一样东西并未死去:一种强烈而朦胧的对漫游的渴望。

有了这份遗产,我们就此不提这个英国人,单说他这一性格的继承人,他的次子,一个名叫奥利弗的孩子。这孩子曾经站在母亲农场旁的大路边,望着满身尘土的叛军列队走过,奔赴葛底斯堡<sup>③</sup>;当他听到弗吉尼亚这个伟大的名字,他冷漠的眼神变得幽深起来;而战争结束那年,他只有十五岁的时候,也曾经走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在一家小店铺里看到很多光滑的花岗岩墓碑、雕刻的小羊和带翼的小天使,一位天使踮着冰冷纤弱的双脚,脸上带着温顺而呆滞的微

① 英国英格兰西南部著名港市。

② 埃德蒙·基恩(1789—1833):英国著名悲剧演员,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角色而闻名。

③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城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即发生于此处。

笑——他的经历说起来就更长了。但是我知道，他冷漠空洞的眼神曾经变得幽深，泛起过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以前也曾经在一个死者的眼中浮现过，并把命运从芬切奇街<sup>①</sup>引向了费城。这个男孩望着手握石雕百合花茎的天使，心中荡起一股冷静而莫名的激情。他的一双大手上长长的手指握紧了。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用一把凿子精雕细刻。他想把内心里某种幽暗而莫可名状的东西通过雕刻冰冷的石头排遣出来。他想雕一个天使的头像。

奥利弗走进店铺，向一个手拿木锤的大胡子男人找活干。他成了一名石匠的学徒。他在灰尘弥漫的院子里干了五年。他成为了一名石匠。学徒期满，他也长大成人了。

他始终没有找到。他始终没有学会雕刻天使的头像。他雕过鸽子、小羊、表示死亡的交叠在一起的大理石质的双手，还有严整优美的字母——但是唯独没有天使。这些虚度着逝去的年月——巴尔的摩放纵的岁月，工作与狂饮，还有布斯与萨尔维尼戏院，对石匠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他熟记了激昂的台词中每一个腔调，诵读着在街道上阔步穿行，双手舞动着种种激烈的手势——这正是我们在放逐中盲目的前行与摸索，表达着我们的渴望。这时，无语地追忆着，我们寻找那种伟大而被遗忘的语言，寻找那条通往天堂的遗失的小路，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何处？何时？

他始终没有找到，他穿过大陆，辗转来到重建时期的南方——这时候的他外表古怪、狂放，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眼神冷漠而不安，鼻梁高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骂起街来独树一帜，引人发笑，措辞古色古香，十分考究，而他说话的时候则一本正经，愁苦的薄嘴角边泛着一丝不安的笑容。

他在南部腹地一个名叫悉尼的首府小城里开了店，在忍受着战败与敌视的当地人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地讨生活，终于建立起不错的声誉，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娶了一个骨瘦如柴的痨病老处女。这女人足足比他大了十岁，不过却颇存了些私房，而且一心巴望着嫁人。过了一年半的光景，他又开始大撒酒疯。就在他把脚蹬在吧凳闪亮的横档上逍遥的时候，他的小生意也垮了。而他的老婆辛西娅——据当地人说，他没有让她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忽然在一天夜里吐血而死。

就这样，一切又都没有了——辛西亚、店铺、好不容易挣来的正经人的好名

<sup>①</sup> 伦敦市中心一街道。



声、天使的头像——他在黑夜里穿过条条街道，韵律十足地高声咒骂这些叛匪们和他们的种种懒惰行为；但是，由于恐惧、痛惜损失以及懊悔，他在全城责备的注视中委顿下去，随着他的血肉在自己瘦损的躯体中流逝，他深信，曾经惩罚过辛西亚病魔如今已降临到他的身上。

他刚刚三十出头，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的面容枯黄塌陷；蜡色的鼻梁像鸟嘴一样突出。长长的棕色胡须愁苦地耷拉着。

一次次狂饮搞垮了他的身体。他瘦得像根棍子，而且咳嗽不止。如今，在孤独而充满敌意的城镇里，他想到辛西亚，不禁害怕起来。他觉得自己得了肺病，快要死了。

他又一次孤身一人，满心失落。在这个世界上，他既没有找到秩序，也没有获得安定，连立足之地也失去了。于是，奥利弗又开始在大陆上漫无目的地漂泊。他向西面安然矗立的群山走去，心想那里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恶名，同时希望在那个与此隔绝的天地里开始新的生活并恢复健康。

这个瘦削游魂的双眼再次变得幽深起来，一如他年轻的时候。

十月潮湿灰暗的天空下，奥利弗整日乘车一路西行，穿越了辽阔的州境。他忧伤地注视着车窗外大片的荒地，只有偶尔看到的零星小农场勉强开垦的小块耕地散落在荒野上。他的心凉了，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想起宾夕法尼亚巨大的谷仓、金色的庄稼成熟得压弯了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的富足、秩序而勤俭。他还想到当年怎样出发寻找自己的生活秩序与位置，想到自己生活的放纵混乱，想到这些年的种种无行与污点，还有青春岁月的无情消逝。

上帝呀！他想到。我老了！怎么会到了这里呢？

幽灵般的岁月在他的头脑中一幕幕森然掠过。忽然，他发现他的生活是由一连串偶然的事件贯穿起来的：一名狂热的叛军高声吟咏着善恶的末日决战<sup>①</sup>，大路上传来的号角的声音，军队队伍中的骠蹄，满是尘土的店铺里天使呆滞苍白的脸，浪荡女人走过身旁时屁股露骨的扭动。他离开了温暖富足的生活来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他凝视着窗外，望见没有开垦过的土地，广阔荒凉的皮埃蒙特高地<sup>②</sup>，泥泞的红土路，沿路车站上邈里邈遑、目瞪口呆的人们——马背上笨拙瘦

① 指世界末日善恶的决战，见《圣经·旧约》。

② 美国东南部一山麓高原，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之东。